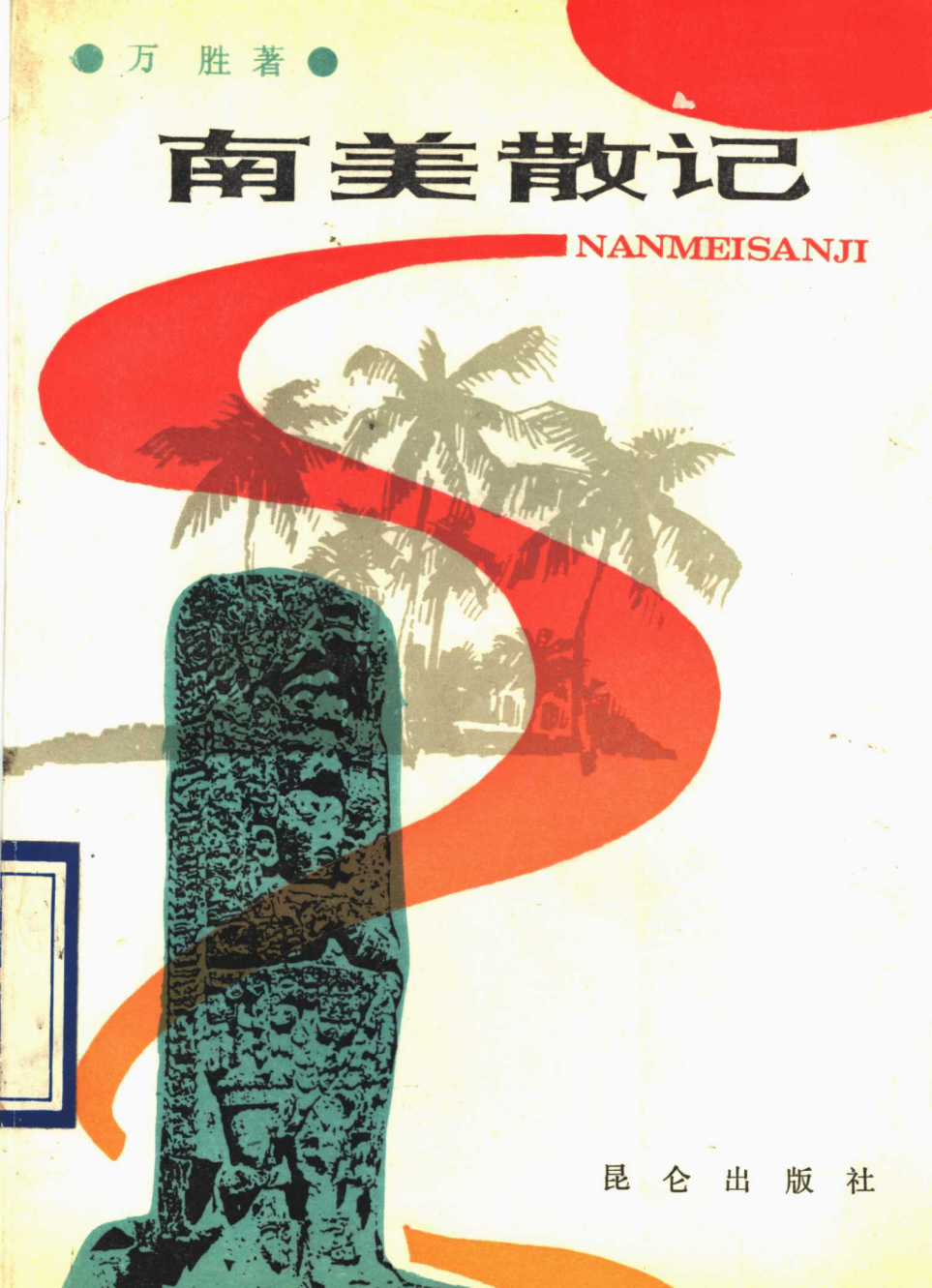


● 万 胜 著 ●

南美散记

NANMEISANJI



昆 仑 出 版 社

南美散记

万 胜 著



南美散记

申万胜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4·字数84,000
1990年3月第1版·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80040-195-2/I·171

定价：1.60元（膜）

序《南美散记》

凌行正

申万胜同志带领中国昆明杂技团去南美三国进行了一次友好商演，历时九个月；回国后，他又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将这次出访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本散文集。可以说，他这次率团出访，给南美的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三国人民送去了精湛的中国杂技艺术之花；归来后，又用他的优美的散文篇章，传递了大洋彼岸三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信息。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集子。首先，我随着申万胜同志的纪实的笔触、质朴的描绘、娓娓的述说，领略了拉美三国的旖旎风光和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利马印象》、《秘鲁骑兵节见闻》、《秘鲁中部山区行》，展开了从云层密布的首都利马市的圣马丁广场到阳光璀璨的中部山区的秘鲁山川的画面；《美丽的瓜木埃湖》、《有趣的甘蔗公园》，掠过了哥伦比亚的原始森林般的湖光山色；《荒凉的西海岸》、《热情的南美人》，闪现出厄瓜多尔和印第安人的文明风貌。作者以自己第一次踏上南美三国的激动心情，用自己处处感到新鲜、感到惊异的眼睛在搜寻、在采访、在欣赏，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感染了读者、引导着读者，沿着南美洲的西海岸作

一次心旷神怡的神游，分享着作者在异国他乡的兴奋、喜悦和思虑……

这次中国昆明杂技团赴南美三国演出，要与墨西哥模范大马戏团进行合作，同台献艺；要接触旅居这三个国家的大陆和台湾的侨胞。因此，这本散文集中又有许多勾画人物的精彩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墨西哥模范大马戏团的老板胡文蒂诺先生。散文集中有好几篇文章从不同视角描绘了他的形象和他的大篷车中的家庭生活。他年轻有为，精明强干，有漂亮的先生孩子后结婚的妻子，有可爱的边读书边演马戏的儿女，他驯起虎来象“泰山猿人”，他监督工人干活象“警察”。他对中国的同行们热情友好，愉快地合作。这个马戏团中的其他人物，象来自农村、收入低微的小矮人；象被老板无端解雇的小丑也尔蒙，不仅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通过对他们不幸厄运的叙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关系的寡情和冷酷。此外，《好客的外国律师》、《大学老师的心事》、《文艺沙龙一席谈》等，述写了南美友好人士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一片挚情和厚爱；《老华侨甘毓畅先生》、《异域逢台胞》、《“统一”餐厅的女老板》等，抒发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侨胞对来自祖国的友好文化使者的拳拳之忱，和他们对祖国和平统一的企盼。这些勾画人物形象的精彩篇章，构成了这本散文集的主要部分，因而也就形成这本集子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作者以一颗诚挚的心，一支质朴的笔，在南美风光和印第安文化的大背景上，去拥抱他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因而显得色调明快，风姿绰约。对朋友，也并不是一味地赞扬和捧场，热情友好的交往中作者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异国他乡，也不仅仅是猎奇，作者透

过陌生的光怪陆离的场景，在思索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取向。我觉得，这本散文集的艺术特色，就在这里。

我还想提到一点的是，申万胜同志担负着一个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在率团出访期间，公务之繁忙，时间之宝贵，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能“忙中偷闲”，工作之余记下许多珍贵的日记和资料，回国后抓紧时间写成这本散文集，这种勤奋精神是应当受到称赞的。由此我想，我们许多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也不乏文化素养和欣赏情趣，只是苦于没有时间把“素材”变成“文学”。申万胜同志这本散文集的出版，或许对有志于“业余创作”的同志们，在时间问题上给予一个启发吧——那就是“挤”，咬紧牙关“挤”，然后，收获耕耘的喜悦。

1989年11月10日

于宁波东钱湖畔

目 录

序《南美散记》	凌行正 (1)
远航	(1)
胡文蒂诺先生	(5)
现实生活中的西方马戏演员	(11)
泰山猿人	(18)
好客的外国律师	(22)
大学老师的心事	(25)
一个与八个	(31)
独特的舞台	(36)
利马印象	(40)
秘鲁骑兵节见闻	(46)
文艺沙龙一席谈	(54)
“统一”餐厅的女老板	(60)
老华侨甘毓畅先生	(65)
秘鲁中部山区行	(74)
美丽的瓜木埃湖	(79)
婚礼	(85)
荒凉的西海岸	(90)
有趣的甘蔗公园	(95)
异域逢台胞	(99)
印安文化见闻	(104)
热情的南美入	(110)
字心	(114)
后记	(120)

远 航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一架满载着中外旅客的中国民航波音 747 飞机，沿着北京——东京航线升入高空。我们中国昆明杂技团一行二十三人，也就开始了首次赴南美商演的远航。

不知不觉中，飞机已飞越黄海上空。演员们在飞机上时而俯窗眺望，时而低声交谈。

此时的我，忽然生出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首次远航的新鲜感，又有几分远离家乡亲人的惆怅。透过机窗望去，湛蓝色的天空点缀着薄薄的白云，浩瀚的黄海平静得象凝固了似的。不象是海，倒象一面磨得锃亮，闪烁着无数光点的巨镜，镶在地球表面上。偶尔映入眼帘的散落在大海中的孤岛，又象一片绿色的树叶飘落在巨镜上，让人产生出许多的联想……。

杂技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艺术，早在三千年前，杂技艺术之花就已点缀在华夏大地上。一代又一代的杂技艺人为了生存，把自己的童年、青春乃至整个生命都奉献在杂技百花园中。街头卖艺，破庙栖身，官府和地头蛇的欺诈，是他们闯荡江湖的苦难生涯，“下九流”的蔑称就是几千年来杂

技艺人的身份证。只有在新中国，杂技艺人才被当作“艺术家”，杂技这门古老的艺术才绽出了缀满枝头的繁花。

不知什么时候，飞机进入了日本海域，耳旁响起了空中小姐温柔的声音：“各位旅客，东京成田机场就要到了，飞机开始下降，请系好安全带。”我的思绪中断。机窗外，狭长的日本岛已出现在眼前，我转头看了看我们的演员，此时都在看着窗外，对这个知之甚久却又晓之甚少的千岛之国抛出了无数的“？”。

中午一点半钟，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

战后的日本，神奇般地跻进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在这块狭长的小岛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现代物质文明。首次踏上日本国土的我们，新奇地打量着这个经济大国的窗口——成田机场候机厅。

候机大厅窗明几亮，若干电视屏幕上显示着南来北往的国际航班的班次和日期。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大厅里，各种不同肤色的人们来来去去，有的在办换乘手续，有的在等待启航。引人注目的是一群菲律宾妇女，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她们手提行李箱，正在东张西望地找空位坐下。我问了一下身边的王翻译，她们是出来旅游的吗？王翻译说，据他在成田机场工作的同学介绍，这些不是旅游者，而是来日本找工作的大学生。菲律宾向发达国家出口保姆和新娘，美、加、欧洲都有，但有美满结局的不多，大多下场很悲惨。这使我想起去年到香港时，星期天在香港街头碰见的一群群菲律宾妇女时的情景。当时陪同我游览的香港音响顾问有限公司经理张先生介绍说，这是菲律宾来香港找工作的大学生，难哪！她们大多只是当保姆。星期

天，老乡结伴出来集会，多是交谈心中的欢乐与苦恼。

在成田机场作了短暂停留后，我们又换乘巴西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向我们首演目的地——秘鲁首都利马飞行。

在巴航的飞机上，不仅有空中小姐，还有男士服务，他们态度热情，服务周到，只是纪念品太小气，一人只发了一把小牙刷、一盒小牙膏。飞机上讲的都是外国话，对于我们不懂外语的人来说很有些不方便。这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已经在嘀咕学习英语的欲望。一男士端着饮料问我们是哪国人，说了几句外语我们都未听懂，他摇摇头忽然说了声中国话“谢谢”，我们的演员微笑着点点头，他才明白了我们是中国人的。

我用眼扫视机舱内，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位黄皮肤的中国人外，几乎全是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飞机飞越在太平洋的上空，舱内的投影电视播放着外国电影。连续数小时的飞行，有的演员开始露出倦意，有的微闭双眼。而一些外国人已经知道我们是中国杂技艺术团，每每目光相逢，都闪烁着好奇、羡慕的眼光。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杂技闯江湖，摆地摊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古老民族艺术获得了新生，象其它艺术一样上了舞台，进了剧场，给辛勤劳动的人们带来了欢乐和美的享受。更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杂技艺术不仅深受国内人民的喜爱，而且走向了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的实行，中国杂技更是焕发出了夺目的光彩，带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肩负国际文化使者的使命，以中国杂技艺术家的身份漂洋过海，走向亚洲，走向欧洲，走向非洲，走向美洲……

今天，我作为中国昆明杂技团的团长，即将和全体演员一起在神秘的南美大地上宏扬祖国的民族艺术，心里真是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天空闪烁着群星，机翼上的红光在寂寥的夜空中显得特别明亮，近三十个小时的空中飞行快结束了，这时已是南美时间二十八日凌晨两点，中国昆明杂技团的演员们即将踏上秘鲁国的大地，开始南美三国九个月的访问演出。

胡文蒂诺先生

胡文蒂诺先生是墨西哥人，墨西哥模范大马戏团老板，也是初次与我团同台在南美三国演出的合作人。

出于对外国马戏团的陌生感，出于对拉美马戏老板的好奇心，也出于初次合作能否成功的思虑，促使我想尽快见见这位从未谋面，生活在西半球的墨西哥人。

任何陌生的事物，第一印象往往烙印极深。

在利马机场的出口处，通过我驻秘鲁使馆文化处李参赞和夫人的介绍，我们认识了这位将与我团联合演出九个月的合作者。由于语言的障碍，胡文蒂诺只能用握手来表示对我团到来的欢迎。这位拉美人印入我眼中的形象是，与皮肤黝黑的墨西哥人不同，其外表倒颇有些欧洲白人的气质。他中等身材，卷曲的黄色头发梳成马克思式，披在脑后，显得干练沉着。他的鼻子不是特别高，皮肤白净，略呈方形的脸上挂着一丝对我们好奇的微笑。他三十八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些。身体壮实，身穿黑色皮夹克，但不扣扣子，衬衣领口也敞开着，不打领带。看得出来，他在穿着上是一个随便自由的人。因是第一次相识，寒暄几句后，便安排我们上了他特意为我团准备的二十四座面包车，一同到了

旅馆。

以后的九个月中，我们一直同台演出，也一直相互了解着。

胡文蒂诺既是一个马戏演员，又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演出商。在我们到达利马后的第三天，他便邀我去他的家。

由于第二天，也就是1988年7月1日晚上，我们将在利马市作首场演出。为了首演成功，我们先抓紧时间，作演出前的排练。胡文蒂诺先生过去只看过我团的录像，水平如何，他弄不实在，所以我们排练时，他也一直坐在看台下观望。待我们排练完后，他邀请我和王翻译去他流动的车上的家。

他的“家”在一辆长方形的大旅行车里，长形的车箱被隔成两半，里面一间，放着一张双人沙发床，是他夫人的卧室，外面一间一侧壁上安放着一张床板，平时收上去，晚上放下来当床用，吊在车箱半中，这是他两个小男孩的床，他自己则睡在地板上。车箱里陈设简单，除一张三人沙发外，另有一台21吋索尼彩电和录相机。他自己常看外国马戏和杂技的录相节目。

一进车箱门，他首先向我介绍了他夫人——比拉尔女士。比拉尔女士长得十分漂亮，一米六的身材匀称协调。鹅蛋形的脸，高鼻子，大眼睛，是一位典型的墨西哥漂亮女郎。她今年三十岁，大概是保养得好的缘故吧，看起来要年轻得多。开口微笑，脸上便出现一对惹人喜爱的小酒窝。

胡文蒂诺吩咐夫人给我和王志光翻译煮了咖啡，并拿出了香蕉、桔子招待我们。我们边吃边谈，虽是初次相见，双方似乎并不陌生，自然随便的气氛使我很高兴。

“你的夫人很漂亮，几个孩子也很逗人喜爱，看来你的

家庭很幸福，非常感谢你对我团的盛情邀请。”我先表达了他对他全家的问候，胡文蒂诺热情地说：“感谢你的称赞。中国杂技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在我们墨西哥人的心目中，中国杂技讲真功夫，是真正的杂技，是世界一流水平的杂技。我把我全家带来看中国杂技，就是叫他们学习你们的艺术。”

交谈中，他谈到了拉美的政治、经济、历史，看来，他的知识还不仅局限于马戏中。给我印象特深的，是他把拉美的政治、经济和他的马戏事业联系起来。他拿出一些纸，在上面画了南美几个国家的地形图，给我们讲了南美三国的经济形势，然后接着说：拉美国家的经济是与总统任期有密切关系的，总统的任期只有五年，一般总统上台前三年，经济形势都较好，因为前三年总统要取信于民，就要干出点成绩来，从第四年开始，总统将要作下台的准备，考虑自己的事就多了，各种贪污腐败现象就突出了，国家不可能搞好。他邀请我团去演出的几个国家都是总统任期在前三年的。国家经济形势相对较稳定，民众收入高，才有钱消遣看马戏。

初次交谈，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头脑清醒，很善经营的马戏老板。胡文蒂诺有三个小孩。大女儿阿芙利加十四岁，与她妈妈一样漂亮。从小练柔术，并请罗马尼亚体操教练任教员，现在已开始上台演出。二儿子巴兰蒂诺，十二岁，在练手技，是一名有前途的手技演员。“巴兰蒂诺”是非洲语“勇敢”的意思，他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三儿子胡安十一岁，是胡文蒂诺希望的未来节目主持人。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装得象大人似的，曾为我们演出主持过一次节目。

胡文蒂诺对他几个孩子，既宠爱喜欢，又要求严格。他希望他几个孩子成为他马戏团的接班人。所以平时就注意从各方面培养训练他们。常年流动的马戏生活，他的几个孩子无法固定在一个学校读书，只好请家庭教师上课。每天早上，我们演出的马戏棚中书声琅琅，原来是几个孩子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文化。

胡文蒂诺是马戏团老板，可以说是百万家产的富豪。但他对孩子似乎并不娇惯，也不干涉他的两个小男孩与其它马戏演员以及工人的孩子在一起嬉戏打闹。平时巴兰蒂诺和弟弟胡安穿着平常，也象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在我们演出的马戏棚周围，与一群马戏工人的孩子一起，常常玩得一身泥，在土地上翻滚扭打。

胡文蒂诺对孩子的严格，并不表现在斥责和打骂上，几个月的相处，我们还未发现他对孩子发过脾气。他的严格是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

八八年十一月初，我团要由波巴扬去哥伦比亚的大城市卡里演出。卡里是有上百万人口的城市，胡文蒂诺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有更高的上座率，不放心二老板提前去作的广告宣传。一天晚上，演出完已是深夜十一点半钟，我们去一华侨餐馆吃夜餐。此时，胡文蒂诺带着两个孩子也到这家餐馆来。交谈中，他告诉我，吃完夜餐，他就带着两个孩子，自己开车连夜赶山路去卡里，去了解二老板在卡里作广告宣传的情况，布置更有效的宣传手段。我说：“从波巴扬到卡里，有三小时的山区公路，而且据当地人说，这一带常有抢劫活动，深夜带小孩行驶在山区公路上，不怕遇到危险吗？”胡文蒂诺笑着说：“谢谢你的关心，危险是随时存在的，事

业的成功常常会有风险的伴随。为了使我的两个孩子认识到创业的艰辛，学会到一个新的地方迅速打开马戏演出的局面，学会用什么手段去作广告，搞宣传，我常把他们带在身边，学习，见习。”吃完晚餐，目送着他父子三人乘车而去，我扭头问身边的王志光翻译，看来西方的孩子成熟早、自立早，恐怕就是这样教育的结果吧？

胡文蒂诺的女儿阿芙利加小小年纪，就已成为马戏团里的正式演员了。他的父亲带她来与我们中国演员同台演出，她很高兴，与我们的女演员相处十分亲密。根据双方合同规定，每周要演出许多场次，有时一天上演3、4场，阿芙利加除生病外，从不间断演出，演出间隙，还与我们演员一起练功。每次演出前，她准备工作很认真，至少要作半小时的腰、腿活动，并提前几分钟出现在幕后，准备上场。一次，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去读书，要当演员？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喜欢杂技，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马戏演员。

胡文蒂诺虽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可他与夫人却是未正式结婚的夫妻。不过从我们与他的接触中，感到他对待私生活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他不上夜总会，不下赌场，不酗酒，似乎全部兴趣都在赚钱与发展他的马戏事业上。当然，在比拉尔之前他也有一段不愿向人吐露的罗曼史。

胡文蒂诺的夫人比拉尔，原是马戏演员，与胡文蒂诺搭档演空中飞人。比拉尔十六岁时，胡文蒂诺看上了她的美丽动人，便开始热烈追求她。当时他二十五岁，在此之前，胡文蒂诺曾与马戏团的一位女工有一段艳史，这位女工怀上孩子后，发现胡文蒂诺已将目标转向比拉尔，便离开了他。生下一个男孩后，自己抚育长大。88年8月下旬，他回墨西哥

荣庆他父亲的生日，那位女工生下的孩子正长成十六岁，在墨西哥找到了他。不得已，他把这男孩带回马戏棚安排了个工作，就是承认了当年与那位女工结下的果实。

胡文蒂诺给我们谈起他当时追求比拉尔的情景时说：“那时她十六岁，简直把我迷住了，每次演出结束后，我常开车载着她去酒吧，我一使眼色，或一招手，她就会跟着我走，我不知她怎么会看上我这个身材不高的墨西哥人。”说完，开心的笑起来。就这样，他们在一起同居，成为了事实上的夫妻。按照西方的习俗，正式夫妻必须在教堂举行婚礼，才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胡文蒂诺是天主教徒，但他似乎对教堂结婚没有兴趣。同居一样生儿育女，家庭和睦，再进教堂举行婚礼似乎成了多余的了。在拉美，没有结婚的家庭还不少，这大概是当地人的习俗吧。